

第一輯

方家園雜詠紀事
金塞瑣記
樂齋漫筆
東游紀程
國聞備考
夢蕉亭雜記
梅柳章京筆記
革命史譚

近代稗海

樣初署



近代稗海

荣章 孟伯 源锋 主 编

第 一 辑

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八五年·成都



责任编辑 蔡济生
封面题字 赵朴初
封面设计 邱云松
技术设计 盛寄萍

近代稗海 第一辑

荣孟源主编
章伯锋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frac{1}{32}$ 印张 22.5 插页 5 字数 498 千

1985年8月第一版

1985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130 册

书号: 11118·154

(精装) 定价: 7.16 元

近代稗海序

《近代稗海》是中国近代稗史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是编辑室的成员，应先说一说编辑这部书的缘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史学会主编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人民出版社重印了许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报刊和资料，其他机关、团体、学校也编印了各种专题史料，成绩是很大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1954年创办《近代史资料》杂志，陆续刊载了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史料，有著作稿本，罕见书报和档案、函电、日记等等，期刊外并出专刊，一面保存、流传孤本，一面作为已刊的资料之补充。惟期刊篇幅有限，专刊虽不拘限篇幅却限于专题。历史科学要求详细地占有资料，而孤本秘笈也需早日印行流传，以供各方面利用。因此，编辑《近代稗海》。

稗史的名称来源于《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汉时所谓小说，并非近代文艺作品中的小说。据如淳说：“街谈巷议，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段玉裁注《说文解字》说：“野史小说异于正史，犹野生之稗别于禾，故谓之稗官矣。”《隋书·经籍志》把《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七十多部史籍，编为别史类。这些书是作者“各记闻见，以备遗忘”。“盖率尔而作，非史乘之正也”。“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总观史部丛书有：小史、逸史、别

史、野史、杂史、稗史许多名称，目录学家早已慨叹这些史书名称难分，相互重复。我们也就不必再详分，今仿明商濬《稗海》前例，收集原始文献和私家著述，编为史料丛书，就叫做《近代稗海》。

历史科学工作，“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中国近代史资料浩如烟海，可称十分丰富；只是编印成册广泛流传者并不算太多。大量的档案、报刊、图书等等编印或重印，各有主管机关进行。近代史资料编辑室力量有限，不能承担较大的工作，只是选辑一些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政治、文化史等有参考价值的史料，以供史学工作者之参考。从内容来说，它是某一历史事件的有用材料，尽管零碎不全，可是它足为已刊的专题史料的补充，使某一专题材料更为完备。

中国近代史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每一次对外战争和革命运动都影响着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变化。以前讲中国近代史主要是讲民主主义革命史，根据当时条件是有道理的，今天还是需要讲革命史。革命史不象通史那样贯通百多年的历史变化，横通各方面的变化，所涉及的范围较窄。今后研究通史和深入研究革命史都需要补充：各种制度的变化，各种事件的具体情况和过去所不曾接触的各种问题的资料；并补充各外国侵略者之间，国内反动统治者之间，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及买办阶级之间各种错综复杂关系的资料。《近代稗海》正是为了这些补充史料而编辑。

“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面的经

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历史科学工作就是根据这个原则来研究历史和编辑史料。但是也有不同的意见，认为革命史还没有研究好，不要研究反动统治；军阀就是军阀，无可研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者言行不堪，不能传播；前人说话和我们不同，不能印行；引用反革命统治者的材料，立场有问题。这些话使人害怕，却不能使人心服。不研究反动统治，怎么能说清革命的起因、任务、动力和路线是否正确。不研究各个军阀的特点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怎能理解“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不揭露反革命阶级的残忍、贪婪、荒淫、卑鄙等具体事实，怎能说明他们是社会发展的障碍。清朝、北洋军阀政府和蒋家王朝的语言各有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同情革命者语言各有不同，如果要求他们语言相同，岂不是取消了历史。不要反革命统治者的文献，又怎能了解他们的情况。只突出革命者如何活动，不谈反革命如何活动，这样的革命史绝不能说清楚问题，更说不到把革命史研究好。因此，我们还是依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敌友我三方面的材料。《近代稗海》广泛收集近代通史和革命史的资料，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史料，至于中国共产党党内问题的资料，有党史研究机关来承担，这里一概不收，也须事前申明。

史料既要十分丰富，还要合于实际。“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实事求是地研究各种不同的记载，和军事家制定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方法相同，“将侦察得

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关系，因而构成判断，下定决心，作出计划”。史料工作依据这个原则要做三件事：一鉴别史料的真伪，二考订记事的虚实，三校勘文字的舛误。《近代稗海》选材都经过鉴别，不收伪品；尽力在各篇资料之前说明其来源、版本、阶级性及可注意之处。力求多收版本会校，以所能找到者为准。至于考订记事，一因编辑能力有限，二因资料书中难容考订的文字，所以还须等待史学研究者和史料整理者另写文章，这里一般只是提供资料。

《近代稗海》酝酿多年，今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承担出版，才得以实现。资料来源和整理工作多靠各地收藏机关和关心历史科学的同志们的大力支持。今乘出版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辑室谨向帮助和关心本书出版的单位和同志们致谢，并请读者指教批评，帮助我们改进工作。

荣孟源

1982年12月9日

编辑凡例

一、选辑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百多年间，有关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资料，供历史科学工作者参考。

二、所选资料作为已刊行的各种专题史料的补充，向前可追述民主主义革命的背景——白莲教农民起义，向后可述及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土地革命，中间补述一些过去很少触及的宗教、会道门和各种历史事件或各种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况等等。

三、收集资料以原始文献和属于稗史著作为主，内容大致为：一是原件稿本、抄本和孤本；二是罕见的印本；三是除大图书馆外一般难找的刊本。凡空论文章，低级趣味的琐谈，太大部头的书，均不收。至于建国三十多年间已刊行的资料，亦不再收入。

四、编辑资料有删节或选录，但所选部分不作内容或文字上的改动，以存其真。编辑时以一种或数种内容相近者为一辑。每辑约四十万至五十万字。每种资料之前，编者就所知加以按语或说明，指出材料来源、版本、内容要点、作者情况以及应注意之处。

五、资料中编者略加简注：一纪事异同，二文字有特殊含义者，三技术性校注。至于一般知识性的解释，阴阳历对照，人人皆知的故实和尚待考订的问题等等，均不注。

六、认真校勘。凡发现明显错误者，可以径行改正；其有可疑者则保存原文用符号标明或校注。校勘符号是：残缺字以□代替；错字、别字、颠倒、衍文均在正文后加□号，拟改字以注说明；佚文增补，外加【】号。

七、原书无分段和标点者，编者加以分段和标点，力求简明。

八、原书中之公文，函札等格式，除少数保存其原来行款外，一般都用今天通行文章格式，取消抬头、空格等。

九、文字凡能用简体者均改简体，因用简体可能引起误会者则仍用繁体。

十、原书或稿本中，有“发匪”、“拳匪”、“胡清”、“满清”、“贼”、“逆”……之类称谓，为了说明原作者的立场和观点，我们均未作更改，特此申明。



方家园杂咏纪事

王 照

说 明

《方家园杂詠纪事》是一部记载晚清轶闻的记事诗，共有二十首。除戊戌变法外，大部记义和团运动，揭露清廷的黑暗腐败和那拉氏的专制，有史料价值。

作者王照（1859—1933），字藜青，号小航，晚号水东，河北宁河人。光绪二十年进士，以礼部主事条陈新政，参加维新活动。戊戌变法失败，亡命日本。后回国隐居都门不作官，专门搞拼音字母，主张文字革新。著有《官话字母读物》、《官话合声字母》、《水东集初编五种》、《水东集下编四种》等书。

《水东集初编五种》为《小航文存》四卷（1930年刻），《三体石经时代辨误》两卷（1930年增补重刻），《读左随笔》一卷（1930年重刻），《表章先正正论》（又名《卫经社水东稿》）一卷（1928年刻），《方家园杂詠纪事》一卷（1928年刻）。荣孟源同志所存本墨色带红，显为初印本。书商云，此书出于吴向辰家。在刻书时吴氏出资二千元，书系王照赠送吴氏者。《小航文存》目录有朱笔签条两条及朱笔增目一条，字迹相同，据措词，可知为王照手迹。《卫经社水东稿》有墨笔签条二和校勘两处，据笔迹与朱笔同，当亦王照亲笔。《方家园杂詠纪事》有红铅笔眉批九条，校勘一字，似亦王照所写。今据1928年刻本整理付印，其校勘字据改，并将眉批加入小注之内。

自叙

丁卯岁之仲夏，偶与清史馆总纂王晋卿先生谈及景皇、慈禧、隆裕事。先生因服官边省，多所未闻。谓余曰：盍纪之以文。余曰：从来史官皆以官书为据，今清史当亦然耳。余即纪之何裨。先生曰：否。我固乐为采录也。再三丁宁，余归而分纪数篇。中以拳匪篇为最长，又为方家园杂詠二十绝。先生皆誊入笔记，有改正字句处，余甚心服。既而余将原稿联缀为一，以方家园二十詠为纲，而分纪各事于其后，先生为定其名曰《方家园杂詠纪事》。因纯为述过去之事，与现在未来毫无关系，故不亟于付梓也。丁卯孟秋，水东自叙。

近代稗海第一辑

- 一、方家园杂詠纪事…………… 王 照 (1)
- 二、金銮琐记…………… 高 树 (33)
- 三、乐斋漫笔…………… 岑春煊 (77)
- 四、东游纪程…………… 聂士成 (115)
- 五、国闻备乘…………… 胡思敬 (199)
- 六、梦蕉亭杂记…………… 陈夔龙 (317)
- 七、梅楞章京笔记…………… 丁士源 (421)
- 八、革命史谭…………… 陆丹林 (491)

方家园杂咏

二十首并纪事

宁河王小航著

方家园者，京师朝阳门内巷名。慈禧、隆裕两后母家所在也。恭忠亲王奕訢曾言，我大清宗社乃亡于方家园。

其 一（各首皆有纪事或加以附记）

甘棠余荫犹知爱，柳下遗邱尚禁樵。

濮国大王天子父，南山莫保一株樵。

甲午前，隆裕因珍、瑾二妃之宠，遂不尽礼于景皇。故朝宁寿宫时，帝后辄望影互避，以太后祖隆裕故也。及黜二妃后，景皇失爱于太后，更甚于前。内务府大臣有英年者，兼步军总兵，素讲堪舆，尝为太后择定普陀峪万年吉地，急谋升官，乘间献媚于太后曰：醇贤王^①园寝有古白果树一株，高十余丈，荫数亩，形如翠盖，罩墓上，按地理非帝陵不能当。况白果白字，加于王字之上，明是皇字，于大宗不利。应请旨速伐此树。太后曰：我即此命尔等伐之，不必告他。他即上也。内务府诸臣虽领懿旨，未敢轻动，同往奏闻于上。上不允，并严敕，曰：尔等谁敢伐此树者，请先

①奕訢，满洲贵族，爱新觉罗氏，同治年间封醇亲王，光绪帝之父，谥贤，称醇贤亲王。

砍我头。诸臣又求太后，太后坚执益烈。相持月余。一日上退朝，闻内侍言，太后于黎明带内务府人往贤王园寝矣。上亟命驾出城，奔至红山口，于舆中号咷大哭。因往时到此即遥见亭亭如盖之白果树，今已无之也。连哭二十里，至园。太后已去。树身倒卧，数百人方斫其根。周环十余丈挖成大池，以千余袋石灰沃水灌其根，虑其复生芽孽也。诸臣奏云，太后亲执斧先斫三下，始令诸人伐之，故不敢违也。上无语，步行绕墓三匝，顿足拭泪而归。伐树诸人，皆先期雇订山下村人，且运送石灰千包，以及伐树应用之支架杉杆等物，皆非先日筹备不能集事。宫府内外伙通一气，使上不得预闻。此光绪二十二年事也。二十六年英年因底拳匪斩于西安。二十八年壬寅春，余潜伏汤山，诡称赵举人。每日出游，各村皆以赵先生为佳客。一日短衣草笠，漫游而西。夜卧黑龙潭山下之破庙阶上，仰见楸树隙星斗荧荧。晨起南行，过醇贤王墓道山下，与村夫野老负曝谈及白果树事。各道见闻，相与歔歔。中有驴夫王姓者，曾代奎仪卫军校，亲肩景皇乘舆者也。白果即银杏，其树七人合抱不交，盖万年之物。村人并言挖根时出大小蛇数百千条，蛇身大者径尺余，长数丈。金曰，义和团即蛇之转世报仇者。赵先生以为当日之很戾伐树，用心实同巫蛊。长舌之毒，乃最大之蛇也。

附记 醇贤王之掌海军衙门也，太后提用筹备海军之积款以大兴土木，王不敢违。（甲午致败之由）及王赴烟台阅海军，懿旨赐乘杏黄轿。王不敢乘，而心益加惕，力请派李连英^①偕往。

^①应为李莲英，此沿袭其旧，未改。下同。

出京后，每见文武各员，皆命连英随见。王意在避本生擅权之嫌也。而连英怵于安德海之祸，布靴布衣，每日手执王之长杆烟筒，大皮烟荷包，侍立装烟。退则入王之夹室中，^①不见一人。时直鲁两省卑鄙官员，欲乘机逢迎大总管者，皆大失所望。王之左右与连英皆一介不取而归。王大赞赏之。此一事足以见一主一奴皆据恭谨为磐石之固。夫死后之白果树尚不容，况生前之杏黄轿哉。王之知儿，其神矣乎。

其 二

伯禽受挞血模糊，高坐监刑外戚奴。

多少宗人齐战栗，惊心霍显示威初。

隆裕胞妹，为贝勒载澍妻。载澍者，景皇^①之嫡堂弟，显皇^②之胞姪，孚郡王^③之子，成皇^④之孙也。当隆裕不礼皇上之日，澍妻亦作狮吼，澍与争。桂祥妻（桂祥慈禧之弟，隆裕之父也）来责孚王福晋曰：尔子欺吾女，尔何以不管。福晋曰：彼小夫妻房中口角，你我作老人的，何必干预。祥妻怒曰：你是不管

①指光绪帝。

②指咸丰帝。

③奕詝，道光帝第九子，咸丰年间封孚郡王。眉批：孚郡王无子，初继载沛，死。又继澍。沛、澍皆疏属，定继后始改命名。其妻系隆裕之堂妹，非桂祥之女。夫妻反目后，澍久不回府，并九福晋之寿辰而忽略未叩祝。其妻借以泄忿，遂怂恿九福晋诉之于太后。后曾告澍妻，要我办他很容易，但你不可后悔。至宣统元年始以隆裕旨释放，并准其回府居住。其妻竟重与媾合，并生一女，可谓无耻之至。

④指道光帝。

哪？福晋曰：我不管。祥妻曰：你既不管，以后可莫再管。登舆去，譖诸太后。太后召恭王，欲致死澍。恭王苦求，始允从轻，褫爵夺府，杖一百，永远禁宗人府狱。明发上谕，谓澍忤逆不孝。恭王遵谕回军机处拟旨，面青手颤，久不能语。从来宗人府行杖，但举杖作虚势，口呼一、二、三、四而已。及杖澍，桂祥妻遣人监之。言杖不力则复奏。澍受杖流血昏晕。及入狱，蓝绸单裤粘于血肉脱不能下。太福晋避居孚王墓地小屋，狱中不许人入视，唯有两餐糙米饭。澍无一钱。某司官亦宗室也，商诸同僚，醵金每月三两，密託禁卒供澍茶点。及庚子洋兵放狱，澍往从太福晋于墓地，遂家焉。某司官壬寅春养痾于汤山，与赵先生详言其事。且曰：澍贝勒加罪之重，乃所以震慑皇上。故恭王当日之颤，不仅痛胞弟孚王之斩祀也。

附记 庚子团匪弥漫之日，守西陵贝子奕谟，告逃难至西陵之齐令辰曰：我有两语赅括十年之事。因夫妻反目，而母子不和。因母子不和而载漪谋篡。谟贝子，成皇之胞姪也。

其 三

内政何须召外兵，从来打草致蛇惊。

彼词已阢臧三耳，岂料乘机起项城。

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故以余个人之见，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英之维多利亚即贪财，英人让之容之，以全大